

在一次工业文学座谈会上，退休工人、工人技能手、一线女工等，纷纷围绕工业文学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听！对工业文学，工人这么说



刘强

近日，我在一家工厂主持了一次工业文学座谈会。参加座谈的老工人、工人技能手、女工等10多人，纷纷对工业文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作为召集人的我，也有着10年的工厂生活经历。

一位退休老人说起工业文学就摇头：“工业文学还没抬起头来！”

一位青年女工接过话：“娱乐热闹，却很少看到工人的身影。”

一位工人技能手说：“我看，可以这么形容：工业文学是盈微弱的灯，黯淡。工业文学是萤火虫，不打眼。”

一位青工争辩：“不，工业文学是大石块下的草，更强劲，不怕压，一定能茁壮起来！”

那位工人技能手接着说：“工业文学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应该把天地打扮得漂

漂亮亮。”

此时，我也插话：“莫言说，‘文学是在上帝金杯里尿尿’。而金杯是工业锻造的。”

大家七嘴八舌，发言很踊跃，开场白激发了我的信心。渐渐地，话题就拉开和缕清了。

“文学创作是工业建设的最佳伴侣”

喜欢诗歌的青年工人，对上世纪80年代工业诗歌的兴起，很感兴趣。

我们这座城市，著名作家聂鑫森，曾经是一位刀具钳工，他的创作从工业诗开始，上世纪80年代，他出版过一部工业诗集《地面和地底的开拓》，显示出中国产业工人的大作为和豪迈气派，不少青年工人如今还在称颂和模仿。那时候，每个工厂都有“星期六诗会”，员工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著名诗人田章夫和工人诗人罗子英、程政、宋才逢等，都是从工厂走出来的。现在，城市和社会没那种文学氛围了。

一位工人诗作者说：“工业文学是对工业

文明的礼赞，也是工业文化的旗幡。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工业建设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意蕴，成为文学发展的源泉，文学创作是工业建设的最佳伴侣，最奇妙的形象创造，也是工业文化最优美最恢宏的艺术体现！”

有位年轻女工，不禁朗读起文学大师郭沫若的《炉中煤》，赞叹不已。

1920年初，留学东瀛的郭沫若创作了《炉中煤》：“……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脏。……”诗以“黑奴”隐喻煤矿工人，抒发对祖国新生的热切期盼，以及愿为祖国献身的强烈感情，同时也表现出对劳工的敬意，劳工是报效和振兴祖国的力量。这首诗，给中国文学吹进一股带有劳工审美形象和现代气息的爱国主义“热风”。

那位工人诗作者，还举出他喜欢的工人歌谣，来说明工人诗歌不可缺少。

他说，一首《颈上血》的歌谣，表现中国产业工人把反帝爱国与推翻封建统治相结合，在创建新社会的斗争中所显示的英雄气概：“军阀手上铁，/工人颈上血，/头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劳苦群众，快起来团结！”

还有一位喜欢工业诗的老工人，提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感慨地做了追述。

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扬子江的暴风雨》，真实地描写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反对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示国民党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迫害爱国群众的罪行。作品最后，码头工人们愤怒地把日本军衣扔进了扬子江，革命群众高唱：“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激越、高亢的悲歌，强化了作品的爱国主义主题，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自己不写，等待谁来写？”

不少参加文学座谈的工人，认可工人自己应该拿起笔来，扬眉吐气地写工业文学。

他们豪迈地说：“我们自己不写，等待谁

来写？”

他们追述，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我国曾涌现出一批光荣的工人作家，他们成为工业文学创作的生力军。1950至1960年代，从产业工人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工人作家，如胡方春、唐克新、费礼文、万国儒、陆俊超等，他们自己从事工业劳动，最熟悉工人生活。他们给工业文学创作带来质朴清新的气息。陆文夫创作出《葛师傅》、《二遇周泰》等作品，茅盾先生曾经美誉他“力求每一个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的脚印走”。

中国产业工人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在文学上的张扬，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获茅盾文学奖），到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破产》等小说，或讴歌改革开放的壮美和光辉前景，或描写改革开放的阵痛和困境中的突围，从富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乔光朴，到不甘当弱者的下岗女工金妹（《女工》），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轰鸣声，感受到中国产业工人对祖国现代化大业，勇担风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诗人王怀让的《中国人，不跪的人》，以外企企业中一个青年工人不肯给外国老板“下跪”而遭开除的故事为抒情的聚焦点，展开丰富联想和富于哲思的抒情，告诫我们做顶天立地的人：“我们——对谁，对谁也不下跪！/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下跪！”这首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揭示坚持民族气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极端重要性。

顶天立地，当家做主！

参加文学座谈的工人们，一致认为：工业文学弘扬中国产业工人最宝贵的品格精神：顶天立地，当家做主！

还有一位老工人，热情地朗诵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歌颂毛主席自己带头搞文学创作。

大家情不自禁地随他一起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词作《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他们豪迈地说：“我们自己不写，等待谁

来写，今日得宽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万里长江第一桥，横跨武汉江面，终结了京广铁路武汉段靠轮渡联结的尴尬历史，也成为了中国人的骄傲。相距30年前，毛泽东曾经伫立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如今在江中挥臂击水，却是“极目楚天舒”的开阔宽阔，和在风浪中打中“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潇洒，更有“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通畅流动，真正是“换了人间”，而他采用一种更有神话色彩的说法：“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世事变幻，让三峡峰顶矗立的“神女”也为之惊讶。这首词是一项大工业文学作品，对工业和现代化建设作了出色的描绘和赞颂，展示了一个“美好中国”的新的蓝图。

凭谁问，如今谁来写工人？

参与座谈者发出这样的声音：如今谁来写工人，谁来写工业文学？

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够更多地关注工业建设的新发展，关心工人的生活，一定可以写出优秀的工业文学作品，因为文学创作的力量无穷无尽。创作者，作家会觉得自己无比坚强，会感受到生存的伟大，也会感受到生命的潜力在焕发光彩。

我们广大产业工人，也会涌现出一批新的工人作家，比如已走在前列的“打工文学”；新型工业文学更要“向前进”。中国产业工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并被评论：“数以亿计的中国产业工人，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工人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重要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中国产业工人同样已经涌现出无数科技能人和科技先锋，他们是科技时代的英雄，工业文学同样应该与时俱进，创造工业科技能人和科技先锋的崭新形象，讴歌我们时代的科技英雄！



科举之后： 剪不掉的辫子

欧阳

110年前的9月，张之洞等一干人奏请“立停科举”，天朝准奏。自此，通常认为源起自隋唐，繁盛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是实学渐渐兴起，现代学堂逐步蔓延。

以愚之见，如此影响重大的转折，本该是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它带来的影响。

作为外行，内的缘由主观度之，一是现代学问的影响属于点滴浸润，滴水穿石，行人未见视而不见，二来可能是科举背后的辫子，深深植根于表层环境之下，尽管科学取代了“格致”，思想、哲学覆盖了“经学”，但是，读书的真正的目的，比如“济世”，学问后面的身份进阶，比如“顶戴花翎”，似乎依旧如影随形。

新华源于西洋，如坚船利炮之力，要在中土落地开花，掂量起来估计会滞后许多时日。即便如此，在天外飘来的雨水推动传统巨潮涌流之后，旧式的纲常礼教依然繁盛。也许正是因为文化层面的故意忽视，人们在执迷于“夷人之技”的同时，经年困于“体用”迷局……今天，“秀才”们（知识分子）仍就自视高人一等，由之，是与非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读书“致用”，还是扎根于无用的学问，在科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很清晰的，虽然宋明之后，特别是大清经学兴起以来也有学问的意味，不过对读书人而言，科举才是正途：不管是不是八股，科举都塑型了一代一代的读书人。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在制度下用“稀疏”的实用科技和玄幻的空想理论才丧失了智识之辈的关注，进而阻隔了中土现代知识的发展。

在知识范畴之外，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孤单的人才评价系统。为维系这一系统的运转，有效识别贤能才俊，据那些有兴趣的研究者说，科举在尚贤与公平之间有着缜密的一面。有熟识清代掌故者就分析说：彼时乡试就曾有过民卷、官卷之分，且严格限定官卷必须二十取一，从而予平民更多机会之类。是否公平是概率运算，无从识别，不过就科举本身而言貌似有其公平的一面，撇开读书机会、教育条件之类被遮蔽的因素，穷困乡里一朝中举跻身殿堂并不是神话。

然而，在表面平等的故事后面，实际上在更深的层级蕴含着病态的文化，最典型的就是身份等级差异了，秀才即便未中举，不当差，不纳粮在很长时期也是现实的利益；所谓“贤能”享有高于寻常百姓的权利。

不仅如此，科举之受诟病，另一个原因是能人的评价标准。由于门生、派系的影响，加之个人的主观好恶，优劣并没有客观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对权力拥有者而言，是能力优先，还是人格、品性重要差不多是个无解的固局：至今仍找不到人格品行的考试方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能像市场中企业选择管理者那样优胜劣汰吗？现在似乎还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从实质上看，也许考试，或者说考试的方式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考试”的参与者希望赢取什么。迎合“考官”还是取悦选民？这在当下恐怕是难以厘清的选择，根本的问题是当“考生”们明确的目标锁定在利益或者身份等级进阶的时候，现在看，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厘清私欲和理想之间的界限。

回过头来看当下的环境，客观说搅动责任理当得到更多的津津回报，只是当进阶不同层级以后，所获利益回报固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会诱惑很多人，以试取士饱尝非议未必于此无关。

最后弱弱地问一声，当代的才俊为什么意欲升官？是为了理想，还是更大的权力欲望？抑或是更好的社会福利，比如医疗住房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义正词严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当非市场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想“升官”的时候，这种回答不免会缺失基本的力量，就如曾经的读书人，个个都希冀科举改变身份，那么谁还迷恋学问本身呢？理想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留辫子的辜鸿铭在面对那些嘲笑时，很冷静地说：你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根深蒂固地留着辫子。想想，是这样吗？



赵春青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健身房里最多人用的器械竟然是

镜子。

形容。全线抢渠道衬砌，项目经理带领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奋战，一台接一台长边坡渠道衬砌机，不断地向前推进，全线都是人员密布、设备集结的火热施工场面，相当壮观。我们一个个也都晒成了非洲黑小伙，相互撩起胳膊比试一下，自嘲着说自己曾经也白过。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不断推进，我对南水北调工程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一片荒凉的膨胀土地上挖深三四十米，一排排保护渠坡稳定的抗滑桩嵌入其中，一道道坡梁支撑起稳定的骨架，一块块混凝土面板拥着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北上，这份南水北调的建设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不断增强。

在这最为艰苦的一年里，我在南水北调工地上收获了爱情。聚少离多，相聚的时间很短，相守的日子遥遥无期。

都说做我们水电建设这一行的人像蒲公英，长年累月与江河为伴，转战大江南北，没有稳定的生活地点，但望着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高铁剑一般驶向远方，望着潺潺江水一路北上，这份自豪，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而这份自豪，也源于爱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

我与南水北调

织一次生产会议，布置任务、汇报进展、解决疑难。我的两个首要任务是准备资料申请工程预付款拨付及配合项目领导做好项目策划，根据中标合同清单做好项目总成本的预测。有了资金才能保证项目按照合同规定顺利进行施工，而在起初阶段做好项目前期策划对项目整个施工阶段的实施和经营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月上旬正式开工后，业主方就下达了“大干一百天，完成汛期节点工期”的任务，项目部号召全体员工“进场即是开工，开工即掀起施工大高潮”，边生活边生产，在荒凉的膨胀土地上建起了两座生活营地，以最快速度组建起了开挖工区、混凝土拌合站，人员、设备满负荷运转。

通过项目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荣获了此次劳动竞赛的一等奖，大伙欢呼雀跃，一切都进展的非常顺利。然而此时雨季却来了，从6月阴雨连绵，一直到11月下旬才真正结束。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心底总会涌起一个声音：去做吧，去努力吧，鲁蓝，你有的是源头活水。有时候我会忍不住羡慕那些心无旁骛只讲生活的人，但我明白，那不是我，我渐渐明白，推动自己走到如今的，不是智慧，不是勇敢，不是努力，而是情怀。情怀是个什么东西呢？情怀是身处市井却能灵台清明，是身处荒山野岭的项目部还能胸怀古今，是做着和千千万万的电建儿女看似一样的事情，却有着更广袤博大的内心世界和愿景，是对世事和人心不舍的关切。

2013年是南水北调淅川段工程最为艰苦的一年，年底主体工程要具备通水条件，但对这个设计单元的参建单位来说，可以用“炼狱”来

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业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韩丽 苏婧）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业行业协会正式揭牌成立，首批入会影视企业23家。协会将承担开展影视产业链相关业务的信息收集与提供、教育培训、交流合作、版权保护、咨询服务、行业自律等方面的职业与功能。据悉，青岛西海岸新区全力推进44.6平方公里的灵山湾影视文化专业区建设，设立每年10亿元的影视产业发展基金，用于重点影视项目投资、影视精品奖励补贴。根据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东方影都建成后，新区将集聚3000多家上下游影视文化企业，每年拍摄国内外影视作品130余部，吸引常驻剧组近百个。